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平定金川方略卷十一

八月甲申

上諭內閣曰紀山著革職發往軍營聽經略大學士
訥親委用令其自備資糧効力贖罪四川巡撫印
務着班第暫行署理

戊子訥親奏言臣前定計發兵攻取卡撒右山

梁之三層碣及小碣石卡次撲雙碣再分昔嶺

官兵合力取二道山梁原俟檄調補額川兵暨
由甲索撤來官兵到齊遣赴卡撒左山梁與右
山梁官兵對峙合圍以困賊人色底各寨詎自
本月初旬至今陰雨連綿竟無間斷迨至本月
二十一日天始晴霽隨於二十二日派兵前往
圍攻右梁雙碛並三層戰碛賊人拒守甚堅我
兵奮勇撲攻將三層碛攻克在碛賊人多被石
壓傷斃其正地馬奈各路俱緣雨阻滯半月以

來均無攻勦文報惟黨壩一路據岳鍾琪咨報
於閏七月初十日夜派遣叅將烏德納帶兵千
名由兩旁抄奪火燒梁賊卡之後擊死賊番約
十餘人緣賊卡後皆挖有濠塹悉下木籤鎗石
如雨兵難驟克暫且撤回陣亡漢兵一名上兵
八名十三日用新鑄銅砲擊死康八達賊一名
木耳金岡水泉之旁有賊數十人潛行隱伏我
兵鎗斃一人餘賊奔退連日陰雨俟晴明即行

進攻臣查各路雖值天雨未能前進直搗而賊人則見我師環聚圍攻頗為惶懼伊等百姓咸願歸正求生無奈家口為賊酋拘繫恐見誅戮懇將土司頭人一併招安臣等隨諭以百姓原屬脅從投誠固自可准惟莎羅奔郎卡罪大惡極必須親來乞命方可代為請

旨隨據有右山梁喇底寨番民二戶棄產挈眷來投並擒番婦二口來獻又有左山梁格拉布東寨

番民五戶挈眷來投並遣火焚碉燒斃不願歸
順之番數名官兵俱遙見火發當經臣等厚加
賞賚安插並詢據該番民僉供該處並無存貯
食物之家其勢不過兩三月俱應饑餓是以人
情惶懼急欲投誠臣查前次籌辦攻勸之法現
已將右山梁三層碉克獲復即圍攻雙碉諒亦
易克至川省補額兵丁及甲索撤赴卡撤之兵
數日內亦可到齊乘此晴明即當飭令前赴左

山梁鼓勇攻擊合圍色底各寨俟有捷音再為
馳報奏入

諭曰覽奏兵威似稍振而賊氣似稍挫矣機不可失
勉力成功可也是日訥親又奏言攻克三層碇座
正在繕摺封奏據克碇將弁報碇底挖有地穴
尚藏頭人一名並賊番三十八名在內暗放鳥
鎗該將弁多方計誘始得出碇現俱擒獲合
並陳明

諭曰何以誘出並今作何處置何不詳奏是日訥親

張廣泗會奏言欽奉

諭旨行軍之道最宜賞罰分明寬嚴並濟臣等惟有

時時恪守凜遵至奮勇兵丁必應熟籌獎賞以

示鼓勵查前月二十九日攻克右山梁水碓二

座在事弁兵有首先奮勇督率進碓者有爭先

入內手必賊人並割取首級者有挺身躍至碓

上者有爭先撲入碓內身帶鎗傷者有見衆兵

延緩拔刀督催前進者有堵截應援奮力退賊者俱係該統領將備目擊臣等因令查明逐一分別從優賞賚或給銀牌或賞銀兩或與功牌俟事竣議叙并飭各路鎮將凡遇攻擊賊碉有奮勇兵丁均照此例一體辦理庶可杜冒濫之弊而軍心亦咸悅服奏入

報聞是日訥親張廣泗又會奏言御史王顯緒所奏以番攻番之法言之似易為功行之實難奏效

金酋地險碉堅非獨官兵難以力克即土兵亦
莫能遽破伊等自相攻擊苟得一二小碉即行
踞守或遇難克之處則旋進旋退經年累世構
釁無已今官兵進勦用張

天討勢在必克若止令土兵前驅其心渙散且土目
必思各取其地界相連零星易取之碉寨以圖
佔其土地而於緊要之隘口難攻之賊碉罕能
致死用命若如該御史所奏許各土司以金川

之土地人民冀其合力攻取則是土司失之仍屬上司得之亦非善策况大兵已集而又委土兵一似重資其力是明謂我兵力不能取也不惟示弱於逆酋抑且損威於番部臣訥親前蒞軍營聞小金川之兵攻克賊卡曾給以千金重賞及用之昔嶺石城仍多退怯此又非重賞所可收效者矣再四思維終無所益可不必行奏

入

報聞

已丑訥親奏言臣查賊勢除拒守之外無力侵
犯彼知我兵不深入巢穴不止頗懷恐懼今調
遣至卡撒之各路官兵約於是月內全到計此
兵力似可前進倘能痛加懲創一次其人心必
至散亂因之相機辦理於秋間成功亦未可定
是役征勦日久費用日繁倘今秋未能告成則
所費更重但事已如此中止為難惟有節省浮

費厚蓄軍威及時盪滅庶帑項不致虛糜耳欽

奉

諭旨凡事辦理須歸有益不可拘拘遵旨令臣於此

等處時為留意臣前派護軍統領烏爾登薩音

圖等進攻路徑未審兵未能進今已調回卡撒

令伊等於征戰時同總兵副將擇嚴密之地督

率侍衛拜唐阿及成都兵丁分起前進攻取是

以綠旗兵丁稍有退縮或稍能奮勉臣皆得其

實情臣又於衆兵內擇其年富力強者選為驍
勇切加曉諭伊等如能於指示之處立有微功
即許以授官或倍加糧餉伊等近日頗能鼓舞
向前竟有以未得進戰而致憤懣者怠忽之習
稍改於舊至於攻取賊巢多在黑夜臣於昏暗
中望見官兵放鎗之火光惟令烏爾登等督戰
不敢自輕妄動臣又奉

諭旨以張廣泗紀山等撤草坡一路臺夫改由章谷

一路運米後又仍歸草坡一路運送以致多費
令臣分別伊等是非臣查張廣泗紀山雖屬不
和然於公事尚不敢僨草坡改運情由緣張廣
泗於夏日過班攔山身衣重裘尚覺寒冷謂冬
月運夫必不能堪即文道府等改於南路章谷
添買馬騾運米後因南路馬騾遇雪倒斃不能
挽運仍改歸草坡舊路並未與紀山商議辦理
合併陳明奏入

報聞

庚寅四川提督岳鍾琪奏言黨壩一路為逆酋
門戶地處萬山本屬扼要兼自上年用兵延今
歲餘致長賊智凡屬可通路徑悉深掘濠塹層
壘不一又修鎗孔砲眼潜伏其內礮卡在在備
禦嚴密查黨壩東西橫亘一嶺蜿蜒三十餘里
其間漢土官兵營盤二十五座放卡一百五處
中有木耳金岡左有陡物黨噶右有康八達由

黨壩山梁分脉並列三嶺迤邐而南皆屬賊番
戰碉要卡即今進攻之處也嶺北即係雜谷上
司倉旺所屬黨壩一帶凡我糧運道路山岑錯
雜無一非賊番出沒之道在在需兵嚴守但黨
壩軍營漢上官兵名為一萬有奇除守營放卡
傷病以及分防糧臺塘站之外實止七千有餘
地廣兵單不敷分布且雜谷土兵去歲原係挨
門撥派並未挑選致多老弱充數每遇進攻或

潛避林箐或臥伏波澗低凹之處堅不前進雖
善為駕馭化導或少悛改然土兵宜遠不宜近
可暫不可久今雜稜等處土兵離家不遠不無
繫戀妻子之心況隨征年餘人情疲猾積習難
除惟守營防卡尚可資其遣用其所派松潘口
外之唐古忒土兵一千五百名平昔慣於馳馬
一旦至此高峯峻嶺不能登山陟險即所執器
械弓箭短小並無火器更難適用至於漢兵素

有不戰自潰之名業蒙

皇上洞鑒其怯懦臣抵營以來多方曉諭開導申明

賞罰近亦尚知用命伏思七千餘兵之內雜谷

上兵既積猾不力唐古忒土兵全無可用漢兵

應敵實不滿二千之數臣雖晝夜悉心籌畫百

方措置亦已攻奪水泉殺死賊衆我兵營卡挿

入賊地與之共險然總患力少兵單前攻後顧

且黨壩一嶺之兵以防各處賊番衝突魚護糧

運並暗防敵兵從後抄襲甚關緊要斷不能移
營趨前業經咨明督臣張廣泗請增官兵三千
名以便進取督臣覆稱原派續調各省官兵前
經分派十路進攻撥遣已定現在無兵可撥至
於土兵怯懦之習在在皆然臣又以昔嶺卡撤
進攻中有刮耳崖阻隔即使果克刮耳崖尚距
勒歪賊巢百有餘里其間道路險阻自必耽延
時日未若將四路所撤之兵以正地之兵分歸

昔嶺卡撒甲索之兵歸併黨壩首尾夾攻使逆賊勒歪刮耳崖兩處要地俱不能守且黨壩至勒歪不過五六十里只須康八達一破便可直抵喇嘛寺即已搗其巢穴較各路濟事更速咨商督臣督臣又云不便更易竊思始而增兵撥遣已定十路以黨壩美臥甲索乃當正地五路攻勒歪賊巢以卡撒昔嶺納喇溝納貝山馬奈五路進攻刮耳崖止留臣所領黨壩一路之兵

單攻勒歪今又續調川兵二千亦歸卡撒臣不知督臣是何意見不肯分兵給臣黨壩一路就近直攻勒歪而反將各路之兵調歸卡撒昔嶺以攻刮耳崖縱使得破刮耳崖倘莎羅奔遠颺逃匿咎將誰委况督臣既知上兵怯懦理應據實奏

聞增調漢兵裁減土兵以收實效督臣又在營一年之久非初到未諳者比何故明知而緘默不言

臣所未解也竊思唐古忒土兵一千五百名實屬虛糜帑項留營無益莫若遣發回巢即以伊等所遺之坐餉糧菜等項在軍前附近各處另募新兵旋收旋用一加變通而糧不加增兵收實效於軍務不無裨益奏入

諭曰此奏若令張廣泗知之汝等同辦事之人必有掣肘之虞有密旨令訥親速奪至張廣泗向在苗疆甚有經濟此番不知何故每致差謬訥親亦以

為言汝所奏頗合也是日岳鍾琪又奏言金酋莎
羅奔敢於狂逞不法者實緣瞻對之役辦理不
善所以遽生悖逆之心而又有助逆之綽斯甲
土司策丁秉朱從中挑釁以致肆行侵奪荷蒙
皇上軫念各土司番民受害不惜數百萬帑金出師
征討以靖蠻荒令官兵征勦一年有餘未能克
捷雖云地險碉堅亦由派調之漢土官兵未能
慎選於始以致遲誤臣查各路新舊土兵雖有

二萬其間惟草什咱沃日兩處實與金川有讐
可以出力惜其兵少雜谷土兵雖多因該土司
待下刻薄人不用命而瓦寺木坪巴旺裏塘等
處土兵俱屬怯懦綽斯甲土兵不惟無用且更
須加之防範至小金川上兵尚屬勇往督臣張
廣泗乃令土司澤旺之弟上舍良爾吉領兵良
爾吉從前勾結莎羅奔襲取小金川生擒其兄
澤旺澤旺之妻阿扣乃莎羅奔之姪女素通良

爾吉莎羅奔即以阿扣配良爾吉為夫婦并將
小金川土司印信交良爾吉掌管土民甚為不
服去歲副將馬良柱領兵應援沃日良爾吉輒
敢率領小金川之衆助賊燒燬沃日各寨迎敵
官兵及官兵敗賊金酋逃遁回巢良爾吉無所
倚藉始行就降張廣泗至小金川將土司印信
仍歸澤旺管理其時應將良爾吉阿扣並助惡
之頭人暨漢奸王秋等即行正法以絕內患督

臣既不出此今進攻卡撤轉令良爾吉掌兵則
所領之兵俱懷疑懼不惟不肯用力且恐良爾
吉暗通金酋更生他變臣已將此情節密呈經
略商之督臣即行正法令澤旺管領土兵庶衆
疑盡釋可望專心用力矣至於川陝雲貴四省
漢兵前後派調三萬二千餘名除各項事故外
實在兵二萬八千餘名土兵共一萬一千四百
餘名共漢土兵不下五萬足資戰守之用但土

兵多屬無用臣已另摺陳明竊以為莫若再調官兵一萬名將無用之上兵減撤一萬庶錢糧不致加增而兵力更收實用不過數月之間便可成功倘蒙

俞允查陝甘為沿邊重地雲貴為苗獠巖疆不便再行調撥惟湖廣鄰近川省兵皆慣於陟險用之川省似屬相宜抑臣更有請者用兵之道有奇有正要必先察地利之險易然後可定進取

之機宜令各路官兵俱調赴卡撒昔嶺名雖二
路其實止隔一山仍屬同攻刮耳崖刮耳崖固
係逆酋要地但地險碇多攻取不易非若勒歪
賊巢所通道路甚多如卡裏山固噶溝二處路
不甚險可出奇兵直搗勒歪若勒歪一破則四
路有自潰之勢臣前曾咨商督臣既未允行今
將各路之兵俱調赴昔嶺卡撒舍此可以進攻
之道不肯用兵而棄易就險恐非用兵之道仰

懇

皇上勅交訥親廣諮博採細加籌畫務期有濟軍務

奏入

上是之

臣等謹按良爾吉阿扣二人者實黨惡之巨
奸而金川用兵之大關鍵也莎羅奔與澤旺
為鄰利其暗弱而以兄子妻之其陰謀蠶食
用計深矣良爾吉與之氣類相感叔嫂私通

箝制澤旺莎羅奔即乘機誘縛幽繫數年其
後澤旺雖得放還而良爾吉仍占踞土司印
信與莎羅奔同惡相濟王師壓境敢逆頗行
力屈勢窮然後束手請命其罪尚可赦乎張
廣泗不即於此時申明大義戮此渠魁乃反
惑於王秋遊說之詞令良爾吉隨營効力其
意以為澤旺不足用故用良爾吉為以番攻
番之計不知莎羅奔者澤旺之深仇而良爾

吉乃莎羅奔之惡黨也不以仇攻仇而以黨
濟黨計孰有左於此者且觀澤旺還自金川
與其妻誓不相見而阿扣未能加害則知番
衆於主僕之義猶為固結阿扣亦有所憚而
不敢為彼衆人特懾於良爾吉之凶威而非
真與澤旺離心離德也誠於其時扶澤旺以
順人心誅良爾吉以孤賊黨則義聲先路可
不戰而屈人之兵矣迨良爾吉暗洩軍情奸

謀既露人言籍籍咸懷隱憂張廣泗方且回
護前非悍然不顧是以岳鍾琪不勝憤懣據
情入

告且以商之經略而訥親復猶豫依回當斷不斷則
是於事機之會既已覩面失之雖朝議增餉
夕籌調兵庸有當乎

是日班第奏言臣欽遵

諭旨由卡撒軍營前往內地經往南路至打箭爐沿

途查勘糧臺將各員分別獎罰策勵令皆留意
毋致胥役侵扣腳價口糧至里民幫貼運夫銀
兩一事臣沿途密訪民夫應募多須里下幫貼
實屬舊例相沿各州縣派夫多寡不同里下津
貼亦視軍營遠近並不一例亦從無四五十金
之多番夫輓運俱在本境就近站所日得夫價
口糧尚無苦累惟查內地幫貼雖屬無多而胥
役藉端科派多金從中私飽慾壑者不能保其

全無臣現與紀山倉德面商時刻留心究處又
臣等前酌行包運之法不拘官商聽其領運近
見商人俱踴躍從事仍恐緩急或不足恃又沅
令州縣官照依商價領運務令如期至營官運
商運兩不相礙已據倉德詳報檄沅簡州等二
十餘州縣分別領運共米一萬二千石如此則
糧運日益加增足資備用并漸可酌減正運民
夫以免里下津貼之費奏入

諭曰將來正運民夫全減方妥耳

臣等謹按糧運一事

皇上體恤隱微從寬給與價值至里下有津貼舊規
勢難禁止

皇上惻然動念多方籌畫所降

諭旨至再至三至是班第遵

旨籌辦可冀糧運日增民夫日減

皇上猶必諄諄訓諭以正運民夫全減為期

聖主視民如傷惟恐軍興之際絲毫貽累閭閻至誠惻怛之意誠有淪浹於部屋窮簷者矣

是日班第又奏言打箭爐明正土司為川南各土司之領袖素稱恭順歷來進藏差遣俱係該土司供應無不盡心自雍正八年乾隆十年兩次征勦瞻對該土司既遣土兵又輓糧運供應烏拉已覺疲乏上年復遭金酋焚掠尤為殘破此次大兵征勦該土婦喇章率子德昌用兵輓

運更屬努力臣親見該土司既殫竭心力而所屬番民凋瘵情形尤深憫惻正擬奏乞

恩恤以示鼓勵途間接閱部文知

皇仁賞給緞匹等物

寵榮已極在各土司等自必感激奮勉益切報効之心至於所屬窮番尚有應加體恤者容俟功成之後會同經略等查明分別等第另奏請

旨奏入

上是之是日

上命軍機大臣等傳諭訥親曰提督岳鍾琪奏報軍營情形二摺朕細加批閱其所指陳諸事尚屬近理雖伊以廢棄之員經朕加恩擢用領兵日久未有成績或藉稱兵少不敷調遣以為文過之計亦未可定但伊久歷行陣所見未必悉屬虛謬即所奏張廣泗種種行徑亦頗與大學士訥親之言相合着將原摺錄交訥親密看其所請增調楚兵酌

度情形如實屬應行即宜速行籌畫一面辦理一面奏聞其餘據奏俱已咨呈訥親張廣泗將來查辦時即可照咨酌定不必洩露岳鍾琪以提督領兵與總督共事若因此致有嫌疑反多未使用兵之事頗關重大不可不慎也

癸巳軍機大臣等會同刑部奏言革職總兵許應虎邀蒙格外

天恩擢任總兵

特命馳赴軍營自應奮勇進勦勉圖報効乃將所奉

前赴軍營

諭旨不即宣示意圖觀望及進攻獨松毫無調度以致叅將蔡允等失砲損兵律以守備不設失陷城寨罪實相等又許應虎奉委進攻獨松不遵調度擅自取路的交不惟不能克攻轉被賊番圍困律以不依調遣失誤軍機罪更難逭又許應虎移駐卡撒原以彈壓重地乃因賊番大言

恐嚇心懷畏怯稟請撤營律以臨陣先退罪亦
何辭以上各款已據許應虎供認不諱按律俱
應擬斬應將許應虎從一科斷照失誤軍機律
擬斬監候秋後處決得

旨允行

庚子訥親張廣泗會奏言各路攻克碉卡情形
自閏七月初五日奏報之後各路所報或係我
兵前往攻碉殺賊數人或係賊來侵犯我卡傷

斃數賊均非大有克捷惟黨壩一路於閏七月二十三日進攻康八達燒燬賊人耳碉一座平房八間并鎗斃賊番百餘人焚燬碉內堆積麥糧青稞無數卡撒一路原擬將右梁三層碉攻克後次撲雙碉即合力攻取喇底二道山梁並將續到之兵遣赴左山梁合圍以困賊人色底各寨迨前月二十二日攻克三層碉之後因右梁雙碉守禦嚴密屢攻未克因即改攻喇底二

道山梁據領兵副將劉順王愷等派兵四千餘
名分為左右二路越箐仰攻其左路在下右路
在上原令橫據山梁斷賊外援於閏七月二十
七日酌定是夜發兵詎料右梁與二道山梁相
隔深溝俱係密箐峭壁無路可登其左路稍低
尚有斜坡可緣官兵已奪據碉卡數處并遣土
兵潛越喇底暗燒西南賊碉而右路官兵復繞
道隨左路官兵之後不能往上以斷外援且統

領之副將遊擊等但督率至溝口而止而帶兵之備弁又復落後僅有兵丁在前已至各碉下圍攻忽聞應援賊番有數十人從山梁吶喊壓下我兵三千餘衆自相擁擠踉蹌奔回多有傷損臣張廣泗見其垂得復失因即親往督戰分遣官兵攻擊雙碉下之賊卡并周圍旁碉俱於二十九日全克生擒賊番五名斬獲首級九顆耳記二十三副至鎗砲擊斃賊番亦多當令將

雙碇環攻計我兵二千餘衆因此碇內之賊已如釜底之魚詎料左旁官兵所安堆卡未能聯絡嚴密致令賊人於三十日夜半俱零星潛遁未獲盡殲但雙碇既克其右山梁諸碇已屬掃清現在籌酌派遣官兵前赴左山梁攻擊以圖合圍色底巴郎諸碇俟有捷音再當馳奏至各將弁既不遵照臣等指示臨事又復委靡不前罪無可逭統俟事竣核其功過另行具奏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等傳諭曰行兵最重紀律若寬嚴不當則無以一衆心而鼓士氣今據奏進攻喇底二道山梁統領之副將遊擊等員僅至溝口而止帶兵之備弁又復落後忽聞賊番數十人應援我兵三千餘衆遂俱奔遁聞之殊為駭聽凡為將弁理當身先士卒乃畏縮不前轉至落後無怪士卒之不能摧鋒陷陣即使從後督戰亦無見險而止身住溝口但令士卒前進之理又無怪其令之不從

矣即不能以一當十亦何至以三千之衆不能敵賊番數十人而至聞風遠遁自相蹂踐此事實出情理之外朕前旨謂辦理不宜過嚴者原指尋常督師攻勦而言若勝敗在呼吸之間而將備不能用命即重法以徇亦何足惜今奏稱統俟事竣核其功過是又過於姑息矣至雙碇下圍困之賊又以堆卡不密致令脫逃種種踈懈不知紀律何在論用兵之道即訥親張廣泗亦當身臨行陣親督

將弁但以國體所關不可冒險乘危以持重為得體若將弁人懷畏怯大功何由而成軍前大兵現有四萬據奏其中土兵怯懦者多即當汰其羸弱而易補精壯何得但取充數至黨壩一路有楚碣殲賊之報比諸路差為振作而岳鍾琪前奏兵勢單弱請調楚兵朕已降旨令訥親酌量觀此情形更不容緩經略膺調遣大權似此應汰者既不即裁應調者又不速調而於數千里外為此泛泛之

空談此事將何定局况前後摺奏皆稱賊番僅數千人乃我兵所到伊等路路俱能抵禦何以我兵四萬之衆尚聯絡不嚴致有踈漏而二三千人反能廣為分布觀此則數千人之語似非確實卿等在彼日久豈彼中情事竟不得其虛實耶川兵行山是其所長而一臨矢石輒復敗逃所長何在其次摺到雖未有捷音而措置得宜尚為愜意深冀乘機奮勇可奏膚功今覽奏又失所望將來此事

兵力何所倚仗軍務作何調度日復一日師愈老而氣愈怯豈能久頓堅碕之下坐待成功卿等尚宜熟思應如何籌辦如果無法可施萬難竣事亦當據實奏聞毋得含糊兩可以增朕西顧之憂是

日

上又命軍機大臣等傳諭訥親曰朕前命大學士訥親赴川經略蓋因新舊調兵已至數萬張廣泗料理日久必有成謀已命內大臣及侍衛等前往相

助則經略至彼不過資衆力以督率即可迅奏膚
功孰知大兵雲集竟為賊碉所阻遷延數月迄無
成效度其事體要非一年半載所能掃穴犁庭者
矣而大學士以親近重臣亦無久駐於外之理是
以前次即將此旨傳諭訥親令其於歲暮或明春
回京所以遲遲者誠慮經略之名既重虛此往返
恐於顏面有關故待以時日或於此際有捷音之
至耳今觀訥親等奏報情形仍難摧鋒前進且籌

度局勢尤非年內所克竣事况有訥親在彼張廣
泗轉得有所委却置身事外自不若仍如前諭召
還訥親然日內所以不即降旨者意欲稍遲時日
或得一聞捷音即訥親還京亦可藉以報命庶為
得體乃軍營情事至今猶昔訥親即久駐師中亦
無旦夕可奏之績且伊體素為虛弱當此水土惡
薄風霜寒冽之際調護一有失宜關係國體不小
待至九月若再無捷音朕即當明降諭旨召伊回

閣辦事矣其經略印務俟伊遵旨覆奏到日另行
酌定著再傳諭知之

臣等謹按訥親奉

命經略恩深任重我

皇上用人行政一秉大公初無絲毫偏倚而於大臣
則大公之中尤藹然有股肱一體之誼既為
之審處事宜又為之保惜身體反覆躊躇周
詳懇摯種種不得已之苦衷凡屬臣工宜何

如其鼓舞踴躍仰圖報稱也

丙午

上命協辦大學士事尚書傅恒傳諭訥親曰據紀山
奏稱准經略照會以金川糧運恐冬春雨雪輓運
艱難須於十月以前預備至明年四月兵糧運籌
軍儲雖屬有備無患之計然此乃班第等之事而
經略大臣所重則不在此惟當鼓勵戎行指授方
略減此朝食使將士用命軍氣奮揚可以立奏膚

功方為勝算乃於今歲即籌來歲之糧豫定四月
之期遠近傳聞共知今歲無奏凱之意人心必因
此懈怠是於興師攻勦之時即先示以曠日持久
之意何以振作兵氣且賊人屢肆搶劫此項兵糧
轉運之時途中保無踈失屯積之所又恐啟彼覬
覷況今冬若或撤兵將復運回乎抑存之以資賊
乎倘被攘竊更損國威種種俱未籌及總之運糧
一事或出於班第紀山之見猶曰是其專責若大

學士訥親用兵一日即向伊等責取一日之糧耳
其心惟應以刻期制勝為事則士卒庶知事無寬
假奮勇爭先共殄羣醜也從前訥親曾經奏及朕
即以為非計今覽紀山之奏是訥親已經咨會查
辦未免用心太過以致失宜應令訥親等另行妥
酌具奏朕意今歲不能成功欲令訥親同傅爾丹
張廣泗來京若伊等覆到朕准其同來斷無尚令
大兵全駐之理今冬必應撤罷軟無能之卒惟擇

精銳一二萬人著岳鍾琪統領相機防範隨宜攻
勦俟朕與伊等籌畫已定然後調集大兵進勦如
此辦理則所省糧餉實多又不至師老疲乏何必
擁數萬之衆坐飽寒冬無所事事乎朕於軍務機
宜及賊境情形每降旨詢問訥親原欲其速行覆
奏知其要領以便裁酌機宜非謂數千里行軍每
事必待命而行但事之應行應止亦必奏明朕知
若惟接一旨即隨意敷陳或遲久不覆何以慰朕

之懸念在訥親或以朕傳諭之事過多逐件覆奏
恐無暇更辦他事其實伊在軍營亦未見其所辦
何事也若能早奏膚功又何須用朕許多絮語耶
可即傳諭知之是日紀山奏言臣欽奉

諭旨以川省用兵未免有資民力令查明辦過夫米
各州縣本年錢糧先行緩征俟凱旋之日分別
等次奏明請旨茲據布政使倉德詳稱川省每
年額征地丁錢糧共六十餘萬兩向俱按數全

完本年錢糧已據解省者業有三十餘萬而未
解及已解在途者未知確數派辦夫米之成都
雅州嘉定龍安潼川叙州寧遠保寧順慶重慶
等府邛眉資茂瀘等直隸州并叙永廳所屬各
州縣其間報解錢糧雖有多寡之殊而守法奉
公之民率俱全完今以奉文之日欽遵緩徵是
同一辦公而完賦遲緩者仰沐

殊恩輸將恐後者轉未得沾實惠似應變通辦理以

臣愚見應請將辦過夫米州縣未完各戶一概
緩徵其已完各戶准其緩徵明歲錢糧仍於事
竣之日一體分別請

旨至未辦過夫米各屬將來或須派及其應徵明歲
錢糧亦一體緩徵以示公溥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等議議曰川省運送軍糧需用人夫
原係小民趨事赴公之本分且皆給與價值口
糧非徵召徭役專資民力者可比

皇上軫念民艱緩征賦稅原屬

仁施格外該撫等惟應遵

旨辦理未完各戶一概緩征已完各戶即緩征明歲

錢糧至於未經辦過夫米之處原屬未嘗出力

若恐其將來或須派及預為緩征則無論應用

何處州縣人夫難以懸定倘今歲軍務告竣無

須再派此等緩征之處既不應一體加

恩若令復完又必新舊並徵轉多催科之擾紀山所

奏種種未協未便准行應請

勅交署撫班第遵

旨辦理

上從之



平定金川方略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平定金川方略卷十三

詳校官編修_臣曹振鏞

編修_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知縣_臣繆琪

校對官學正_臣李巖

謄錄監生_臣于希賢

欽定四庫全書

平定金川方略卷十二

八月丁未

上諭內閣曰班第現署四川巡撫軍營糧務緊要著
侍郎兆惠作速馳驛前往辦理班第所帶欽差大
臣關防即著交與兆惠是日

上又諭內閣曰朕閱部覆紀山自請議處本內有冒
昧陳請進兵之語殊爲失議紀山之革職治罪原

因其浮議運價回護前非所委屬員又多貽誤軍糧派累侵冒失於覺察自應嚴加處分非爲其首請用兵之故也我朝自定鼎以來綜理政務乾綱獨攬從未有用兵大事臣下得以專主者即如在昔三藩潛蓄逆謀其迹已露舉朝皆以爲尾大難制若一下詔撤回必貽後慮我

聖祖仁皇帝不爲衆論所惑決於

宸斷其後抗拒朝命遂聲罪致討剪除三孽海宇敕寧

咸仰藉

廟謨稟承

勝算諸臣皆不能參與近金酋煽動乃邊外小醜不特
非三藩大勳可比並不得與準噶爾相較但恃險
負固荼毒羣番不可不加懲創雖緣紀山奏報而
用兵則主之自朕若謂此舉非是亦朕之過耳於
紀山何與此等軍國重務斷無委咎臣下之理且
國家安能保永無兵革之事督撫重臣封疆之內

凡有關係正欲其力能肩任若不知大義誤以紀
山爲請用兵而得罪因以爲戒則將畏首畏尾習
爲因循了事貽誤不小矣紀山業經革職此次不
過注冊本無足重輕但該部措詞非是不可不明
示朕意俾共知之是日訥親張廣泗會奏言調撤
甲索兵二千餘名并續調補額川兵二千名俱
已齊集卡撒軍營臣等隨酌定攻取左山梁機
宜令叅將楊朝棟領兵攻擊普瞻左膀雙磧并

水卡副將高雄領兵攻擊左膀雙樹石卡並令
攻巴朗尾碉副將劉順領兵攻擊普瞻單碉并
木卡都司達世朗領兵攻擊普瞻雙碉並雙碉
以下舊碉石卡并令木坪土兵壓梁助攻復委
新任建昌鎮總兵莽阿納爲左梁總統適原任
總兵董芳亦於本月初七日抵營隨委令領兵
前往接應又令內大臣班第護軍統領薩音圖
均往相機督率臣訥親率同內大臣傅爾丹親

往監督臣張廣泗亦即繼至於初九日辰刻進發是日將士奮勇戮力遂將普瞻左膀新礮水卡並雙樹石卡立時攻克復由樹林抄至尾礮俱經攻破奪踞殺死賊番數十割獲首級耳記生擒九名惟單礮雙礮二處最爲險固難以力撲隨飭用大砲攻擊已將礮牆擊倒殘破時已日暮因令布置環圍而副將劉順率領官兵爭先用命施放火毬焚燒單礮賊人不能拒守棄

碉奔竄官兵奪踞單碉其雙碉內賊衆及碉下
石卡之賊亦皆潛遁雙碉單碉及舊碉石卡俱
爲我兵所得左梁已經掃清正擬合圍色底並
卡撒雙碉賊已畏懼潛遁隨撥官兵駐守大獲
全勝_臣等查色底一碉爲刮耳崖之門戶是以
賊人守禦嚴密計自上年七月進攻至今已歷
一年因將左右山梁掃清賊不能守始得攻取
今賊巢之險隘既失勢將漸潰現在籌攻巴朗

等寨俟克捷後再爲相機前進各路數日以來均無報到捷音惟黨壩一路據岳鍾琪呈報擊死賊番刈獲踐踏賊地麥豆圓根又賊屢次侵犯康八達陝兵營卡遊擊王三元領兵策應多有斬殺合并附陳奏入

諭曰汝等一奮勇而即奪碉可知坐守一載不早掃清左右山梁皆有受其咎者耳是日訥親奏言欽奉

諭旨以傅爾丹等在營未發一謀侍衛等亦未見出

力臣查傅爾丹在營凡一切防範及派遣攻取

伊意見所及必與臣及督臣詳悉商酌緣所統

之兵僅堪駐守不能前進且因官兵疎懈軍紀

不行甚爲憤懣岳鍾琪惟以添兵爲請經臣嚴

行申飭仍稱兵不敷用別無籌策內大臣班第

先經督兵攻擊石城後又攻撲木卡五座現亦

屢請增兵烏爾登前在馬奈奪踞賊人四卡調

赴卡撒右梁連克水碓三層碓雙碓等處及攻
二道山梁亦係伊布置已經越溝奪卡焚燒賊
碓無如官兵遇賊奔回以致得而復失薩音圖
前在甲索未久調至卡撒攻擊雙碓二道山梁
亦與烏爾登同辦今因圍攻左梁將伊同班第
調赴辦理以上昔嶺卡撒所得碓卡若非班第
烏爾登等籌畫調度則綠旗將弁必不能如此
措置若非侍衛拜唐阿等臨陣督戰退縮者擊

以及背敗回者持械攔阻則兵丁亦不能如此
用力進攻惟法酬派往黨壩一應攻勦均由岳
鍾琪經理其才力原屬不及至馬奈甲索正地
雖不能前進仍有官兵駐劄臣派令侍衛拜唐
阿及成都滿兵在彼留駐察看奏入

諭曰如此而又謂滿兵不可用尚欲用無用之綠旗
多糜糧餉是屬何心是日訥親張廣泗又會奏言
金酋負固官兵調集數萬十路進攻而尚未能

直搗賊巢速爲殄滅者非賊有過人之技實緣地境險隘異常有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之勢是以彼雖寡而易爲踞守我雖衆而難於攻取蓋不特分布需兵即每克一處必須留兵駐守非藉多兵不能有濟然形勢雖如此其難而進攻又不可暫撤者緣金酋始而侵虐鄰封繼則窺犯爐地諸土司皆讐言恨於逆酋故見大兵聲討率皆恭順効命若官兵一退則金川復從而迫

脅結好各土司見

天朝亦不能制設一旦羣起相附則諸番連結勢益
滋蔓難圖且瓦寺雜谷明正各土司又皆與內地
切近不容置之度外臣張廣泗領軍年餘臣

訥親亦經數月殫心謀畫夙夜圖維謂金川必
不可不滅而官兵必不可不增惟目前已值仲
秋再於鄰省調兵到來即屆冬初勢難進發擬
就現在兵力乘此大雪未降之時籌畫攻勦冬

時雪大則於山腰稍低之區相機攻擊使賊日有傷損並撓其耕牧令不得休息俟至來春賊衆糧食愈竭人數愈少臣等預於今冬請

旨加調精兵三萬於明歲四五月間調齊彼時山雪全消督衆分道並進彼亦必須分應而官兵既多凡遇堅碉能克則取不能克則圍之而前進庶不致阻我師旅可以直抵賊巢不過三五月之期必可成功此實臣等確有所見必不可已

之舉至於逆酋佯請投誠臣等亦將來歸之番
民賞賚安插然祇可藉以漸離黨羽未能遽致
潰散即逆酋叔姪亦未肯坐而受縛自必待大
兵搃其巢穴乃可漸圖因計擒獲也奏入

上命協辦大學士事尚書傅恒傳諭親曰覽此次
大學士公訥親所奏近日軍情雖小有取勝未足
以言大捷看來訥親辦理經略事務其初至之時
根源即已錯誤大抵先存意見是以處置多有未

當陳奏多未允協朕前以侍衛等未見出力而岳
鍾琪傅爾丹班第等不發一謀不設一策降旨詢
問傅爾丹等皆係大臣豈不可自行覆奏而必待
訥親代爲陳詞朕明知所由大抵從前西北兩路
用兵大臣等習氣惟爭進摺奏彼此傾軋轉置軍
務爲緩圖其時訥親已辦理軍機親見其事以此
爲戒故不欲衆人紛紛陳說此亦不無所見但不
欲衆人之爭是非是也而不使之出力以集思廣

益則不可也又如伊前奏滿兵不可任用而此番
臨陣督戰使綠旗不敢退縮者滿兵也尚欲用虛
糜糧餉柔懦無能之綠旗此又何說朕前降旨令
訥親凡有進止當因時度勢鄭重籌辦又念伊體
素弱令隨時調護此欲其加意謹慎耳伊未曾朕
意遂坐守數月竟不知前進迄無成功雖各兵懦
怯成習然訥親若能於甫蒞軍營之日申明軍紀
使之壁壘一新時則將士方憚其聲威新調之兵

氣方果銳乘此驅率雄師直搗巢穴或可早奏膚
功顧惟事稽遲終無良策但委之師徒怯弱山谷
巖峻否則以兵少力單爲辭不知坐籌愈久兵氣
愈加柔靡古名將不擇兵而用顧方略何如耳即
如此次攻克左梁猶是頽惰之兵一經訥親親臨
督陣何以較前獨加奮勇蓋緣奉朕嚴旨後統兵
大臣始加淬厲振作遂已小著功績若早能如此
何患大功不成乎現在諸將未能攻克而爭以添

兵爲請訥親亦持此議據云奪取戰碉即應分兵
踞守夫奪無用之碉而分有用之卒甚無謂也既
得碉樓即應亟毀一以開通路徑一以求除賊窟
一以減省守兵何計不出此而得一碉守一碉據
奏碉如林立則千萬之兵亦不足供守碉之用既
退復爲賊有是爲賊守碉矣現今兵已四萬又請
於來歲添兵三萬意在撤其疲弱易以精銳猶屬
可行若另欲添兵三萬豈有么魔小醜逞其螳臂

而用兵至六七萬人之理即云其地甚險隘口甚多攻勦之處不一則從前用十路進兵今止三四路矣如銳意攻取即一路直前已抵賊窟逆首授首則羣醜喪膽逃竄即訥親亦奏稱攻克一碉而其他守碉之賊皆棄碉潛遁則知賊衆亦甚怯懦非實在凶悍可知由此觀之即歸併一路亦無不可如謂賊人一夫守險千夫莫當則添至數萬而統帥不能指示方略以鼓勵戎行雖多何益今據

訥親等奏報左膀山梁已全行攻克則進勦漸有制勝之機儻及此窮幽鑿險所向克捷正可望其一舉成功朕前欲於九月內降旨令訥親等還朝面議進止但目前大勢如可連勝而令伊等來京恐止留岳鍾琪一人控制斷不能攝服軍情且機勢在呼吸之間設功欲垂成一時中止又非勝算若冬月勢必不能竣事自應令訥親偕傅爾丹張廣泗一同來京撤罷軟之兵卒擇精銳一二萬人

暫令岳鍾琪管領俟明歲調集大兵再爲必克之舉著訥親度量於九月二十五日前後摺奏至京爲約將此次摺奏之後攻取戰碉若干或止仍舊或今冬萬不能成功逐一據實陳明速奏候朕再降諭旨

臣等謹按兵無強弱顧主將用之何如耳訥親奉

命經略初至之時其威聲實足以懾服三軍惜乎才

不足以御衆而復日事苟安迄無成效若徒
委咎於力少兵單則何以一日親臨督陣即
能摧堅破敵如此至於得一礮守一礮尤爲
非計

聖諭所謂爲賊守礮即數萬衆亦不足用誠爲洞矚
萬里字字切中事情訥親果能恍然覺悟如
夢始醒奮其勇敢之氣爲士卒先安知失之
東隅者不可收之桑榆耶乃一聞回京之

命遂懷退阻之心委靡不振措置乖方較前益甚雖
以

聖主之提撕教誨反覆周詳亦有末如之何者矣

庚戌

上諭內閣曰原任總兵任舉奮勇行間死於王事朕
已加恩優卹贈銜祠祀廕襲其子今聞其弟任鳳
現任廣東督標守備著該部行文調取來京引見
臣等謹按任舉奉

命抵營之後於五月內進攻昔嶺中峰得腰卡五處
木石城二座大小戰碉七座平碉一百餘間
生擒賊五名被殺者不計其數洵屬才力出
衆之員惜當訥親初至茫無方略但知刻期
督戰罔識進退機宜以致任舉計無所出惟
有奮不顧身以一死報

國誠爲可惜哉

皇上既加優卹廕襲其子并念及其弟

特召來京此推恩之極則而亦愛惜人才惟恐有遺
之

至意也

辛亥張允隨奏言欽奉

諭旨調取總兵哈尚德等前往金川軍營臣查哈尚

德調任古州甫於本月初六日自雲南省城起

程赴任當即差弁持檄星往前途遞給叅將高

欽因辦理稱憂軍務完竣來省臣立飭該將與

臣標遊擊范崇純星即兼程進發並飛差分往
鶴麗開化二鎮檄飭魯文德朱璣刻速起程茲
據各該員具報已於閏七月初八十六等日先
後陸續起程訖奏入

報聞

九月壬子

上命軍機大臣等傳諭訥親曰朕前曾兩次諭令大
學士訥親同傅爾丹張廣泗來京經略事務交岳

鍾琪暫管尚未據訥親覆奏朕意冬月乃撤兵之時岳鍾琪不過令其控制防範以備策應但軍務重大欲其勝任無誤恐才力幹略尚有不及如伊一人不能肩茲重任將來究應交何人管理或目下可以乘勝克捷不必速於來京或尚須撤兵再舉訥親等三人可以同來著訥親安酌具奏至前次奏報已得左梁此後乘勝進取及右梁曾否攻克并近來情形如何俱著傳諭訥親速行奏聞再

朕覽金川全圖由川省南路至瀘定橋此處有河
可達番境若從此繞至賊巢之後似亦進攻之一
徑但是否可以舟行及賊番有無守險難進之處
并傳諭訥親查明便摺附奏

已未

上命協辦大學士傅恒傳諭盛京船廠黑龍江將軍
曰金川至今未滅朕意欲派京師滿兵二千名東
省兵三千名前往東三省至京遼遠若非預爲備

辦恐致臨事周章可傳諭東三省將軍各於該管
兵丁內擇其人才壯健者預派一千名候旨其帶
領兵丁之大員盛京著派副都統哲庫納黑龍江
著派呼倫貝爾副都統榜圖船廠著交與永興酌
量胡蘭城守尉白囉那曾否領兵可用則用否則
另選曾經領兵之員至京師時朕另派人帶往一
切應行備辦之事即行備辦是日訥親張廣泗會
奏言卡撒左山梁普瞻之西有阿利一山建立

賊碉數座并頭道右山梁西面之喇底山有賊
碉數十座必須克捷此二處方可圍困巴朗木
須等寨臣等派遣副將劉順帶領甘涼肅漢土
官兵一千一百名由上路搶攻阿利山大梁碉
卡并截殺山梁賊援又派叅將楊朝棟帶領雲
南等處漢土官兵八百名由中路搶攻阿利山
中梁碉卡又派副將高雄帶領西寧等處官兵
一千名由下路搶攻阿利山下梁碉卡并截殺

溝內賊援并委總兵莽阿納同原任總兵董芳

另派官兵八百名相機接應又派內大臣班第

與護軍統領薩音圖前往督率臣訥親暨內大

臣傅爾丹臣張廣泗均親往督視於八月十二

日五更時分官兵冒雨齊進副將劉順之兵奮

勇奪踞阿利山大梁并木卡一座即便劄營叅

將楊朝棟之兵奪獲石碣一座據賊要隘殺斃

賊番十數名斬首三級副將高雄之兵已撲近

山梁下賊碉因地徑陡險賊人防禦甚嚴連攻

數次未克時因薄暮暫令駐守臣等將官兵駐

劄之地相度指定以免疎虞然後回至卡撤軍

營詎料高雄並不遵照臣等指示安慎劄營一

更時分賊人暗由箐內穿出從上壓下西寧官

兵一千餘名莫能抵禦仍俱奔回普贍山梁臣

等聞報隨於十三日復親至彼處督催總兵莽

阿納董芳等領兵進攻阿利山先據要地劄住

營壘用大砲擊礮將次坍塌隨遣官兵奮勇直撲殺死賊番十數名攻克阿利山梁下賊礮三座已派官兵踞守并踐踏其田禾尚有阿利山賊礮三座并山脚下小礮一座必須攻取正在布置間適值天雨迄今數日雨雪晝夜連綿以致不能攻撲凡我兵撲礮必須先用鎗砲絕其外援及撲至礮下多用火攻方可奏效一遇陰雨則火繩盡濕一切火具難施而賊在礮內仍

可施放鎗砲我兵徒致損傷且其地勢陡峻土
性膠粘加以雨雪則凍滑難行是以不能進攻
一俟清明即當攻取此碉并籌攻喇底巴朗再
圖前進至於各路官兵惟據岳鍾琪呈報黨壩
一路進攻火燒梁踐平土木卡二處殺賊十數
人我兵直抵大石卡壕外又殺賊番頗多查馬
奈一路在金川河西有卡卡脚一處乃賊之要
隘守禦甚嚴臣等訪聞該處有河東一路賊人

不甚防範易於襲取隨令參將水柱暗遣奇兵
令外委馬如麟帶領進攻連將河東申札申連
包登一帶地方全行攻克奪獲碉寨六十餘處
并喇嘛寺二座生擒男婦四十餘人殺死者甚
衆踐踏田禾地土約長六十餘里寬三十餘里
并獲鎗刀器械等物實爲全勝惟是馬奈官兵
不滿三千之數未免單弱因令正地一路漢土
官兵一千九百餘名檄委遊擊楊之義等撤赴

馬奈歸并協力進攻又令遊擊張廷蔚帶兵數
百名前往納貝山與前駐納貝之遊擊潘文郁
等率兵七百餘名相機協力進攻奪取江卡得
利等山梁賊碉使賊疲於分應庶可與馬奈所
遣官兵聲勢聯絡俟有捷音再當馳報奏入

報聞隨

命軍機大臣等傳諭訥親曰馬如麟以外委微員乃
能率衆先登推鋒陷陣數日之間將三處賊境悉

行克獲甚屬可嘉應即拔擢以勸戎行可傳諭訥親等宣旨將馬如麟授爲千總並令衆兵共知以示鼓勵是日訥親又奏言軍務情形近來雖陰雨連日兼有大雪但未經寒凍天晴即可進勦如遲至十月間未能告竣計自冬徂春半年之間冰雪滿山在營亦不能日事攻戰其時臣回京得以面陳兵略庶使萬里情形仰邀

九重洞鑒至

諭旨令岳鍾琪領兵萬人駐劄美諾隨機進勦予以
二三年之期伊能保擒滅與否事或可行是亦
一策臣查卡撒昔嶺黨壩三處係進兵要隘不
可退撤美諾距卡撒百有餘里原無退駐美諾
之理况今月餘以來我兵陸續已進賊境旦夕
正圖進取若就臣等指示方略果能應手九十
月間實可望直抵刮耳崖即不然而賊巢門戶
正須進攻得有進步必應踞守決非留兵萬餘

足敷守禦之用又

諭旨以今歲斷不能成功或應添兵再舉或緩期待

釁此時或另有長策令臣等畫一定議速奏臣

查現在軍情實因兵單力弱既不能分路並攻又不能長驅直入不過爲得寸則寸得尺則尺之計是以今歲成功未敢懸斷若來歲添兵再舉自不難迅掃妖氛無事緩期待釁惟有乘時督戰并力撲攻使我兵有日進之機則賊酋亦

必有日蹙之勢又

諭旨以傅爾丹等未見督戰出力之處或因任舉之

變訥親不令伊等對敵

臣

查傅爾丹年老不能

步行班第等率領侍衛分隊進攻督戰之處

臣

前未經詳悉具奏嗣後應於奏報情形單內陸

續奏明但伊等督戰原不與兵丁同隊前往緣

兵丁習於怯懦望風而靡即如本月十二日進

攻阿利山我兵遇賊奔潰雖有將領均不相顧

班第等國家大臣若親行入隊或遇師徒逐北
隻身殿後徒取挫辱尤傷體統此臣所以不令
前進也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等傳諭曰據奏近日軍情既不能分
路進攻又不能長驅直入不過爲得寸則寸得尺
則尺之計皆由於兵單力弱朕思金川之役用衆
至四萬餘人不爲少矣何以屢次陳奏皆以兵少
爲辭豈有如此彈丸之地四萬衆尚不敷調遣則

將增至幾何而後可耶如其羸弱不堪即當詳加
簡汰用其精壯更調他兵以資進勦何又姑容罷
億糜餉老師竟不從長籌畫耶其傅爾丹班第等
非不可奏事者前已降旨令其自行奏聞若事事
皆須訥親代爲陳奏則將置伊等於何地耶至彼
中天時地利夏秋既多霖雨動輒坐守而冬春之
際又復冰雪載塗不能日事攻戰雨中不可火攻
雪後宜無不可或乘雪後開霽之日就現在兵力

奮勇前進亦當詳爲籌酌據實奏聞又聞我兵一
遇賊徒即各奔潰將領均所不顧已習爲固然全
無紀律而張廣泗所奏又有兵丁家屬糾衆喧鬧
之事兵丁等身在軍營一聞此信必加惶惑勢難
望其歷險攻堅朕詳悉熟籌川兵必不可任不若
竟派滿兵前往乘其朝銳一舉犁巢尚可冀其速
捷已降旨令東三省將軍揀派滿兵三千名令各
副都統率領來京聽候京師八旗揀派滿兵二千

名俱於來春陸續進發雖似乎險遠勞費然較之
綠旗羸卒委靡不前者必相懸絕一併傳諭訥親
知之

臣等謹按行軍之道兵多費廣人皆知之然
孰籌於緩急難易之間有惜費而費轉增似
費而費實省者即如綠旗兵丁現有四萬又
從東三省及京師選派滿兵跋涉數千里以
往豈非勞費不知動而成功則一勞永逸因

循苟且則勞費不已

聖主籌畫於深宮之中深悉師臣無遠大之識惟思
苟延時日僥倖奏功終必無濟是以決策不
疑厥後雖功成不戰

王旅多在征途而簡練精銳裁汰疲老其間兵力之
强弱勇怯之殊形成功之遲速費用之多寡
較然可知此以事後衡之而益信

廟算之無遺者也

是日班第奏言臣於八月十三日前抵卡撒軍營沿途查勘糧運事宜尚能源源輸輓前因班攔雪山積米最多特委忠州知州劉乃大前往管理該州調并各夫越站分運茲已盡數疏通其修建倉廩夫棚平治山梁谿徑俱能經理有條實屬強幹之員至卡撒軍營併調官兵需糧浩繁緣閏七月中連旬陰雨運到稍遲現飭松茂道唐進賢親往督率臺員速爲趲運而附近

之崇德美諾占固牛廠等處存貯米石二萬有餘足資豫備再查西南兩路各糧員中如署川東道齊格撫馭番夷多催烏拉親身查勘道路程站不避險阻頗著勤勞茂州知州陳克繩經理夫役額外加運調劑得宜近又於松潘採買羊隻搭配軍食可稱竭力辦公灌縣知縣王聲鑾供運從無阻滯又自雇長夫徑運美諾卡撒等營亦能踴躍急公暨忠州知州劉乃大之實

心任事俱屬可嘉當即移會酌與記功以示鼓

勵今臣奉

命赴省沿途應行查催之事即行查催奏入

諭曰運糧事宜仍與兆惠同辦

辛酉

上諭內閣曰張廣泗久駐苗疆熟於軍律因金川用
兵特調爲川陝總督令其提師進勦伊初亦勇往
任事奏稱兩月之期即可殄滅其時衆已三萬而

踰期未能奏績因循觀望遂致副將張興失事屢挫軍鋒乃奏稱兵力單少請增兵采入誓俾織芥不留朕允所請調遣萬人以振軍威所望迅掃賊氛寧謚邊徼但地方形勢未能遙度今春特命大學士訥親前往經略計其時大兵雲集奏凱當已有期訥親抵軍即可籌辦善後事理此朕命往本意也乃張廣泗既久未成功復因訥親至彼諸事推委而訥親在軍數月近因朕旨督飭雖小有克

捷總未能遠抒勝算是以遲延至今功尚未竣其
前後奏到情形非面陳不能洞悉訥親張廣泗俱
著來京面議機宜川陝總督印務著傅爾丹暫行
護理所有進討事宜會同岳鍾琪相機調度以副
委任訥親既已回京其經略印務即行帶回是日
上命軍機大臣等傳諭傅爾丹曰朕近降旨召還訥
親張廣泗川陝總督印務著傅爾丹護理伊久駐
軍前進取機宜皆所熟悉地方事務張廣泗向在

軍營查辦自有成規原可循照料理其軍中之事
今冬雖有雨雪或開霽之時可以前進即當相機
籌酌鼓勵將士奮勇直前以期克捷不得徒爲坐
守之計如有應行奏聞者即隨時據實奏聞至陝
西地方事務朕前已有旨令黃廷桂兼理四川事
務有班第在彼查辦均可不必分心顧慮惟應專
一留意軍務與岳鍾琪和衷共濟副朕委任金川
之役辦理日久未克迅奏膚功總因綠旗兵丁羸

弱成習所致朕意欲添調滿兵始有攻取實效并
諭傅爾丹令以已意安酌具奏是日

上又命軍機大臣等傳諭班第曰訥親久駐軍前朕
已降旨令同張廣泗來京傅爾丹暫行護理川陝
總督印務軍務關係緊要傅爾丹祇能辦理營中
事宜其川省官職錢穀刑名諸事皆該署撫專責
且傅爾丹自不能如張廣泗之久經外任熟練地
方事務該署撫益當格外留心可傳諭尚書班第

務當綏輯兵民整飭吏治寧固邊防以副委寄

甲子

上命軍機大臣等傳諭班第曰訥親張廣泗調取來京已令傅爾丹護理總督印務軍中一切機宜督提二臣自應商同辦理但傅爾丹岳鍾琪皆係棄瑕起用之人今有此重任恐其各存意見於軍務甚有關係且總督任內政務本繁傅爾丹一人或不能兼顧之處尚書班第原係命往軍前辦事

之人於川省情形已熟可傳諭令其即赴軍營同
辦軍務并留意調劑令軍營大臣等協力同心和
衷任事凡已有所見於軍機有益者竭力贊襄不
可稍分彼此其巡撫事務亦即帶至軍前辦理惟
查審案件聽其酌委司道代理糧運事宜亦可就
近與兆惠一同調度內大臣班第等及侍衛人員
已降旨悉聽傅爾丹節制調遣可再行傳諭伊等
俾知師克在和衆心齊一則大功易就如班第等

小有參差即深負朕特派滿洲大臣前往本意所
當共體朕懷相度機宜乘時奮勇如能擄獲醜
即可協同籌辦善後事宜周詳妥協以圖久遠寧
謐一併傳諭知之

平定金川方略卷十二